

# 云无心：科学标准遇见社会问题

张亚得

食品科普作家云无心的文章总会给有些人“添堵”：追求食品“绝对安全”没有意义；“有机蔬菜”并不比普通蔬菜多多少营养；蜂蜜水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值得喝；所有的“食物相克”都是扯淡……可还是有很多人追看他的文章，不只是因为他是食品方面的专家，还因为他在美国工作，与国内的专家相比，他有更多理由保持独立。可是，他的科普文章仍然常常陷入争议，“我说的是科学标准，人们说的是社会问题。”

## 吃的问题

云无心的科普文章，第一次引发争议是在2008年3月。当时，一家报纸发表了他为味精正名的文章《味精究竟有多“恐怖”》。这篇文章被网友疯转和痛骂，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味精有害健康。云无心没想到，自己只是介绍了些客观的科学常识，却引起如此轰动，当时还“嫩”的他专门写了篇博客《哎，我快被骂死了》，以表达郁闷和无奈：“读懂了文章的人成了‘小概率事件’了。看来理性真的是很难，大家都习惯‘你就告诉我该买哪个吧’。”这是云无心初次通过大众媒体与更多人见面，此前，他只是在科学松鼠会的网站上和自己的博客中写过一些比较通俗的文章解答网友的提问。

以前，他总觉得自己这些文章“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味精事件”让他更加确信，“大众需要的不是尖端科技而是靠谱常识”。刚刚感慨完传播“理性”之困难，这一年的下半年就爆发了“三鹿奶粉事件”，这不但重创中国奶业，也重创了人们对食品的信心。“三鹿奶粉事件”也引发了云无心的关注，他写了

一篇科普文章介绍三聚氰胺的属性、为什么会进入奶粉、“我们的孩子吃什么”等。这些文章在国内大受欢迎。

作为“初出茅庐”的科普作家，云无心逐渐与国内媒体建立了广泛联系。几年内，云无心在业余时间写文章，接受“求证”采访，一连出了三本《吃的真相》，成了国内最受欢迎的食品科普作者之一。

## 还有什么能吃的？

1970年代，“云无心”出生在四川雅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个时代，食品问题不是安全不安全，而是有没有。在清华大学，云无心本科读的是化学工程，硕士是生物化学，在美国攻读食品工程博士时，他做的项目是基础研究，与食物没有直接关系。直到博士后期间，云无心研究的项目经费来自食品公司的赞助，后来又进入食品公司工作，“才真正开始接触美国的食品行业。”

和国内对“45天速成鸡”这样的“食品工业化生产”的恐慌正好相反，经历过食物匮乏时代的云无心感受最深的是：原来食物可以用如此工业化的方式经济实惠地生产出来。对于食品工业化生产，他习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在国内的时候，习惯了说什么食物好，就要给它安上各种神效，说它不好，就把它说得跟毒药一样。到了国外，发现他们就是把食物当作食物，提供人们所需的营养，卫生、方便、好吃，仅此而已。”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云无心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他逐渐形成了针对新闻热点撰写“科普”文章

的习惯。“我坚守的原则就是，只采用来源可靠的资料，资料是什么就写什么，不会为了‘自己的观点’而去寻找或者组织资料，只是把事件中涉及的科学背景解释清楚而已。”尽管如此，在信息的汪洋中，云无心的观点仍然显得“另类”，特别是当他的观点不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或“在客观上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利”时。

2012年下半年，国内爆出“药鸡”事件，“45天长5斤肉，一只鸡至少吃18种抗生素”的标题触目惊心，“到底还有什么能吃的”的质问又“哀鸿遍野”。上一微博，云无心就被大量@包围。云无心反对养殖业滥用抗生素、激素，并指出滥用源自“中国食品规模小、监管困难”。但速成鸡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安全。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一些网友“拍砖”：“为速成鸡辟谣的‘砖家叫兽’，请问速成鸡你自己是不是都不吃呀，收了资本家钱，来这里坑害群众。”

每次回国，云无心都少不了被亲戚朋友问及对最近热门食品安全事件的看法。云无心照例用自己的“科学思维”解释一番，却总有人不相信他。他讲食品添加剂是允许使用的，只要在规定范围内不过量就不会危及健康，他们会问那为什么还会有毒奶粉和地沟油。他说大超市和大品牌的食品可以吃，没到什么都不能吃的程度，他们会问你是在美国，要是在国内你怕不怕？“我说的是科学标准，人们说的是社会问题。”对于这种“说不通”的尴尬，云无心也很理解，“一方面，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还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对主管部门失去信任的人们。另外，国内还没有像美国FDA或是欧洲食品安全局

那样的专门机构和公众进行风险交流，公众得不到权威信息，就宁可信其有。”政府、科学界和公众之间长期隔阂，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后，本身并没有错的“添加剂”和“速成鸡”就成了“替罪羊”。

在国内饭店吃饭时，云无心也没什么刻意讲究，看起来干净卫生即可，女儿也喝的是一般的牛奶。

## 相信什么？

在国内，越来越多人对食品安全上，比云无心这个“食品工程学博士”还“讲究”。

云无心每天一觉醒来，微博上就有一大堆“求辟谣”的。有些谣言实在让他哭笑不得，有说纯净水等日常食品有毒的，有在“是中国人就一定要看”的耸动标题下揭露“转基因内幕”的，有夸大某种食物神奇功效的……“网络媒体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前所未有。这种方式传播的信息很多时候是扭曲的，但是这种扭曲的信息符合人们‘更容易接受负面信息’的心理。”辟谣比造谣还难！为了引发人的关注，进而愿意去了解真正的科普内容，云无心选择了“以毒攻毒”的“吐槽”模式，反话正说，或故意自嘲，有时候反倒比正经八经的“说教”更有效。对于求辟谣的“伸手党”们，云无心会尽量解答一下，尽管同样的问题他已经重复过很多次。“国内愿意或者敢于站出来说话的科普工作者还是太少了。说了不利于晋升，还可能被拍砖。”“问题胶囊”曝光后，说“服用少量不会中毒”的专家被骂死了，其实他只是按照科学的规范在解释，但公众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云无心也理解，为什么国人会对科

学的解释也持排斥态度。在美国，科研机构要求研究者做研究的同时考虑到如何向大众传播，规定他们的社会责任。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则只需要“对经费机构负责，发表文章”就可以了。

因为是在美国工作，且未在国内任职，云无心被国内很多人奉为“权威”。对于这种“民间崇拜”，云无心认为并不合理。“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政府机关发布结论，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做科学方面的解释和说明，民间科普力量提供尽可能客观独立和全面的科学信息。”而在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一般都是由媒体最先曝光，再由意见领袖进行各种“预测”，到官方再给出说法时，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三聚氰胺使中国奶制品行业元气大伤，也使国人对主管部门的信任丧失殆尽。政府、科学家、大众之间信息交流的缺失使大众陷入食品安全必须‘零风险’的误区。”当人们将希望寄托向外部时，我国台湾地区塑化剂、新西兰奶粉“双氰胺”、“欧洲马肉”事件又引发了国人的无奈的感叹，食品安全，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了

吗？云无心宁愿相信科学，相信现代食品监管体系。“发泄怒气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价值的努力依然是如何去改进监管体系。塑化剂事件让台湾地区公众爆发了对其主管部门的质疑甚至责骂。但是，平心静气，正是这个挨骂的现代食品监管体系，在公众和媒体没有可能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发现了问题的存在，从而在伤害出现之前把它扼杀。”

摘自2013年第3期《中国周刊》

##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15. 供者却奇怪地失去了联系

陆院士个头不高，戴一副金丝边无框眼镜，不多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亮出一个宽阔智慧的大脑门。“听说你是作家？”我忙对他拱拱手：“惭愧得很，只写过一点东西。”吴主任在一旁说：“他们也是慕名而来。”“是的。”我忙说，“来到这里，有种像当年国统区青年，到解放区的感觉！”陆院士哈哈大笑。“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回去的！”他声音洪亮地说。尽管这天没能让汪泉请陆院士亲自查看一番，但有这样的表态，作为患者家属，听了心里还是够欣慰的。事后转述给汪泉听，她也满心欢喜，仿佛吃了颗定心丸！

在众多亲友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在北京的临时住所，很快具备起了家的功能，不仅保证了汪泉一日三餐符合要求的伙食供应，也为我们自己营造了一个忙完一天以后能歇息就歇、躲风避雨的宿营地。

然而汪泉的治疗一开始便困难重重，接二连三出岔子。这段时间，汪泉身上时而这里不舒服，时而那里出毛病。三位医生忙得像救火的消防队员，不停地赶来灭火，消除她身上各种隐患。直到十月下旬，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术前处理，除了血象指标仍旧不好，其他方面指标均已合格，为移植铺平了道路。最后，吴彤主任一锤定音，说：“血象不好本来就是MDS转化来的白血病患者的常见现象，不应视为做移植的障碍。”

这就是说，汪泉过五关斩六将，现在总算达到移植要求。从白血病移植手术供者和受者两方面来说，受者这方面已万事俱备，没承想，就在这这时，供者那方面出了问题。原来一直保持联系的那位六个位点相合的台湾女性，道培医院负责检索的小张医生接到台湾慈济骨髓捐献中心通知，说是突然失去联系。也许是终止移植，也许是出了什么意外，不得而知，要我们另找供者，从台再检索。这样汪泉什么时候能进舱移植，时间可就说不准了。既然如此，曹医生意思让汪泉先出院，住

到外面去等，有了合适的配型后，再上医院来住院手术。

那天，我在病房里正照料汪泉吃午饭，听小张医生说了这个情况，正在吃饭的汪泉突然呛了一口，把吃下去的东西连饭带菜都吐了出来。我慌忙替她捶背，撤下脏碗，弄得手忙脚乱。但更乱的还是我的心，仿佛脚下踩着的木板突然间被人抽掉，一下子跌下深渊。临来前，省医保中心一再关照过，住院后千万不要轻易出院，一出院就意味着转院结束，不能再享受医保了。如果还想再进来治疗，需重新审批，这对身在北京的我们来说麻烦就大了；其次，住到外面临时住所等候，卫生条件不像医院有保证，万一汪泉被感染了，此前为移植所做的一切准备，都前功尽弃，就更严重了！

然而供者却奇怪地失去了联系。这个打击，又一次使我们陷入手足无措！负责检索的小张医生见汪泉和我急得唉声叹气，劝慰我们：“事到如今，急也没用。我马上再同台湾方面联系，请慈济务必再做一次努力。万一原来这位供者仍无音讯，要求为汪泉立即启动新的配型，每个查体步骤，都按加急进行，我们愿意多付费。”我说：“那就麻烦小张医生，快向慈济求助吧，每个步骤都加急，只要抓紧时间，我们愿意按加急付费！”小张医生前脚走，吴彤主任后脚就进来了。她听我讲了刚才小张医生说的情况，也急了。“为了争取时间，让汪泉快一点移植。”她说，“是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仍与台湾慈济联系着。你们要是有什么办法，不妨直接去趟中华骨髓库，请他们帮助查找一下新的供者。上次我听你们说过，最初他们帮你们找到过两个位点相合的男性供者。我们齐头并进，这样时间上也许能节省点！”

回到临时住所，胡乱扒拉了两口饭，便打电话查询，问来回去，总算问到了市血液中心地址，在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我和小妹阿凤带着汪泉HLA血型分型报告，立即乘车赶过去。到了那里，才知道中华骨髓库已分出去单独办公，地址在灯市口西干面胡同。这时，我发现自己得了一种怪病，对乘坐地铁怀有莫名的恐惧。一进入地铁口，沿着台阶朝下走去，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恐惧起来，心脏怦怦乱跳，不得不逃回到地面上来。

### 44. 没想到这样快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知道娇鹏有服在身，也不强劝。谁知，酒过几巡，她竟自己筛了小半盅酒，端到祖鸿手里，款款道来：“……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单单是丧葬费、乡下落葬两桩大事，没有你真还办不成。平时没机会，今天，我要把这句感谢的话说一说——真是太难为你了！”秉逊颇感意外，金粉挑头说：“今天难得这样高兴，娘舅大人您是长辈，总归说两句吧？还有……也总该成全成全吧？您的话分量重。”秉逊一听，知道金粉在提醒他提亲的事，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只向他小外甥笑言：“你嫂子叫你喝，你就喝下去！”祖鸿说：“当然当然。就是不叫我喝，我也喝了。”再一看，他袖管里竟私藏着“小炮仗”，只剩瓶底了。众人骇笑起来，娇鹏一看却脸色铁青，劈面夺过了酒盅，锐声说：“你黄道病才好了没多久，怎么可以这样贪嘴？”祖鸿借着微醺，还逞嘴说：“噢，今天不是高兴么？”娇鹏听了很生气。金粉不看山水，只附和着众人笑，喋喋说着：“……谁说谁不高兴呢？你们看，祖鸿头发也吹过了，往上一翘，真当轻括斯亮！”众人又是哄堂大笑。金粉忽又一收笑脸，对祖鸿说：“阿姣叫你勹喝，就勹——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好呀，对不对？”

秉逊一看娇鹏脸色都变了，忙打圆场说：“祖鸿，你是有点过分的，这烈性酒怎么能喝？”娇鹏不接口，神情凄切，哽咽起来，一桌子的人都很窘。这时，娇鹏仿佛感到自己失态了，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娘舅、嗯娘、子芬、邻舍各位，你们喝，你们喝好！今天应该高兴才对呀。”秉逊说：“对对对，难得这样高兴。”祖鸿未免有点尴尬，娇鹏替他把酒咕嘟咕嘟喝了。

酒闹人散。金粉收拾定当，似乎还不想走，娇鹏便陪她唠家常。金粉吸着烟，便打开话匣，把为何特为陪弟弟出来，和如何向祖鸿提起他哥哥嘱托的事，一一对娇鹏说了。娇鹏听了，没有言语。金粉笑言：“说给你听，你肯定不相信哎！我兄弟刚听说这桩事，急得双脚跳，一口一个‘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后来，到他哥哥坟头蹲了半昼夜，一下子就通了，什么都肯了！你说怪不怪？”娇鹏没吭

声，只低头绣几针枕套。金粉见她一直没响动，问：“你究竟怎么想？好歹也说一声呀！”“要我啥说？看看，还挂着纱呢。”金粉点头赞成，娇鹏接着说：“这桩事，嗯娘、姐夫不是头一回说了。听你们说还是祖望的意思，娘舅也赞同的。可既然是祖望的意思，为什么他自己不跟我讲，要你们说？到现在，既然你们大家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有什么话好讲？讲了又有什么意思？”

金粉听不懂了，忙问：“你这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倒弄糊涂了！”娇鹏汪着大颗的泪珠子说：“同意怎样？不同意又怎样？反正，我寡妇一个，刚满三十岁，路还很长远，只要能把自己拖大，只要骨肉不离散，只要小人勹别人家看不起，一切我都认了……”说罢，赶紧又补了一句：“本来这桩事我不讲的，既然嗯娘你这样热心肠，才同你透个底。当然，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不是时候。坦白讲，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祖望，你叫我怎么办？你们的好心我晓得，可也得为我想一想呀！”金粉附和说：“谁说不是？这种事急不得哎。可你总不能让祖鸿眼巴巴一直等吧？”娇鹏说：“我自会同他讲的。辛苦你了，早点去休息吧。娘舅还等你过去。”没想到，这样快就大功告成，金粉便见好就收。三刻钟之后，在七层楼家里，面朝波光粼粼的苏州河，秉逊吸着烟斗，听了金粉的絮叨，默然不做声。半晌，咕嘟一声：“也只能这样了，只是难为了她。”

此刻，在大厦工房里，等金粉一走，娇鹏悲从中来，捂住半张脸嚎啕大哭。想想又哭，哭哭又想，哭完顿觉爽快多了，终于平静下来。她一面绣着蔷薇花，一面满脑子却跑起了无轨电车。祖鸿不同阶段的一张张面孔闪过，推也推不开。想起他骑脚踏车追电车的滑稽样子，忍不住又想笑。心疼疼直跳，大约是米酒后劲上来了。不经意间抬头一看，亡夫的遗像还挂在墙上，她不由大吃一惊，陷入深深的自责、内疚，可无轨电车还在开……她气恼起来，爬到小阁楼上，四个孩子睡得横七竖八，勉强才躺下。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前才迷迷糊糊睡过去。梦里，霓虹灯遽尔闪烁，朦胧而又清晰。

明起连载《星星湾》

## 上海霓虹

徐策

